

梦
Dream
Garden
花园
第一辑

请叫我女王陛下

龙门之五行战将IV

寄秋 著

和风 主编





4.5元/本

请叫我女王陛下

不会吧？

他为什么那么可怜，

原以为早摆脱了笑声很白鸟丽子的学妹，
没想到她不但阴魂不散地出现，

还伙同上级要他去追查死人尸体？

想他可是堂堂五行中死爱钱的金使者，
怎么可能被逼着做这种赔本生意？

但看在她是他年少无知时的暗恋对象，
现在还嚣张的一如往昔那般深得他心，
就勉强接受这自恋又疯狂的女王好了，
可现在是什么情形，

情侣不该是拿出真心爱来爱去吗？

为什么他使出异能“隐形”为她查案后，
竟发现一切都是……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ISBN 7-80723-174-2



远方花园

责任编辑：乔苏芝 王博

封面绘图：毕涟

ISBN 7-80723-174-2/I · 51

定价：135.00元（全30册）

月神花园 <http://www.lunagd.com>

龙门之五行战将IV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请叫我女王陛下/寄秋著-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6.12

ISBN 7-80723-174-2

(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第1辑)

I 请… II 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1847号

请叫我女王陛下(梦花园爱情小说系列) 寄秋 著

出版发行:远方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深圳市福威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50×1168 1/64

字 数:2700千字

印 张:75

版 次:2006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200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3000册

书 号:ISBN 7-80723-174-2/1·51

定 价:135元(全30册)

远方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印装错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梦花园第一辑书目

编号	书名	作者	编号	书名	作者
001	买妻	寄秋	016	她在半夜不睡觉	寄秋
002	抢妻	寄秋	017	赖上植物的女孩	寄秋
003	新科姊妹	慕枫	018	请叫我女王陛下	寄秋
004	娃娃新娘	艾佟	019	别说你爱我	明星
005	抱得王爷归	绿荷子	020	草莓恶徒	方蝶心
006	老婆少根筋	金萱	021	城堡里没有公主	陈毓华
007	金城卷	湛露	022	寻妻	寄秋
008	玉阳卷	湛露	023	银一两	浅草茉莉
009	黑羽卷	湛露	024	当灰姑娘碰到情	简樱
010	圣朝卷	湛露	025	女王,饶了我吧	绿荷子
011	白目公主	皇千秀	026	迷糊俏妈咪	金萱
012	七月流火	橡果	027	童话的爱情	金萱
013	失忆情人	简薰	028	亲亲剪刀手	绿光
014	劫婚	慕枫	029	邻家男人	子纹
015	住在坟墓的猫	寄秋	030	代班红娘	羽十三

征 爱 情 故 事



只要你是爱做梦的孩子，
不管是想换个舞台，
或初试啼声，
我们都拍手欢迎！



※ ※ ※ ※ ※ ※ ※ ※ ※ ※ ※ ※

来稿注意事项——

1. 完整的稿件，字数约10万字（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字数算法：字数×行数×页数（包含标点与必要段落空白）。
需分章节。

※若是用Word的字数统计为6万5千字至7万5千字。

2. E-mail至garden@lunaad.com 花园组（收）

来稿时请务必注明真实姓名、联络电话、地址。

（请保存Word文件以附件传送）

3. 请尊重著作权，切勿抄袭、转译。

4. 审稿期为30天，审稿后，原稿恕不退回。



楔子

开元混沌之初，非人非物之神祇由此诞生。

或天空，或地面，或海洋。

天有天祖，地有地母，海有龙王，河有河神，八方广漠渐生绿意与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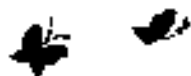
人景仰之，敬畏之，筑庙修墙以为祭祀，香火不断绵延数千年，以神之名为善或为恶，开启世人是非之眼，回归智慧之始。

龙门，不是一扇门，更非龙行鱼跃的大门，与任何神祇都扯不上关系，它单纯就是一个名为龙门的帮派组织。

经过代代相传，直到20世纪初才渐渐浮上台面，成为近代史上最庞大的黑暗帝国，由华人一手掌控，其触角遍及全世界。

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存在，这一句话说明龙门力量无远弗届，就像野生的杂草，即使是在危峻的岩壁夹缝，或是最枯瘠的沙漠地带，更甚者冰天雪地的南极、北极，他们都能一一渗透扎根，繁荣壮大。

现在甚至更夸张了，因一时兴起，现任门主龙青妮居然放任女儿的骄纵，以自创的时光机器带回白发如霜的古人，给她的宝贝心



肝当“玩具”。

时光荏苒，一群小萝卜头像十日速成的豆芽菜般抽长身子，由五行使者长成五行战将。

他们分别是——

金：夏侯淳，五行战将之首，年二十七岁，性别男。爱财如命，外号“鬼算盘”，随身携带一只金算盘，擅于用算盘珠子夺取人命，具有隐身能力。

木：皇甫冰影，排行第二，年二十三岁，性别女。生性淡泊不多语，日见人，夜见鬼，拥有一双异于常人的阴阳眼。

水：司徒五月，年二十五岁，性别男。温柔如水，个性被动，爱看书，天生白发，能预知未来的事，他的出身较为特别，来自过去。

火：南宫焰，五行之四，年二十六岁，性别男。个性冲动又好斗，操控火的力量无人能及，并能隔空取物。

土：西门艳色，沉稳的二十一岁女子。她能透视人心，并进入其深层记忆加以窃取或控制意志力，使其为己所用。

不过这五人还不算恐怖，真正可怕的是他们守护的小主人龙涵玉，年仅十七的她才是最令人忌惮的头疼人物，既危险又……

防不胜防。



1

这是一场葬礼，庄严而慎重。

这是一场葬礼，冷凝而肃穆。

这是一场葬礼，哀戚而悲怆。

这是一场葬礼，严肃而布满一股肃杀之气。

这是一场葬礼，同时也滑稽可笑，像一场惨不忍睹的闹剧。

人自从诞生以来，便随着个人经历而体验生、老、病、死，而死亡是生命的终结，任何一个人也逃不开死神召唤。

汉民族传统习俗中，自出生、成年到结婚都有不同的生命礼仪来协助人通过这些过渡仪式，当然，生命的终结也是其一。

死亡，等于丧礼，不可免俗的告别方式，需要某些特定人士协助家属接受逝者已离开人世的事实，合礼与否全在于心意表达是否虔敬，而非竞相铺张，以极尽奢华为荣。

“驾鹤瑶池”、“贤淑典范”、“端仪永存”等挽联挽幛挂满一室，花环、花圈成排占据整条巷道，诵经声不断，要亡者一路好走。

夏侯妈陈玉莺老夫人七十大寿拍的大照高挂灵堂上方，享年七十三，卒于公元二〇〇



六年六月六日，大凶之日，以西洋人的说法是撒旦日——六六六。

有人说她是被气死的，有人则称其子孙不肖谋财害命，更有人指证历历她是养小白脸被人发现，羞于见人而死于血管爆裂。

死因众说纷纭，尽是道听途说，好像一只鹅掉了一根鹅毛，传至最后死了一窝子大鹅小鹅。

其实，陈老夫人只是太贪吃了。一家子老小怕她血糖高，又有高血压毛病，不准她吃含糖量、高脂肪的奶油蛋糕，她躲起来偷吃才一时贪快而噎死，死时左手拿着叉子，右手还有吃了三分之二的残屑，含笑而终。

虽是叫人哭笑不得的结果，但是，庞大的家族中，确实有不少觊觎家产的子侄辈巴不得她早死，好趁机分得一席地位和权力。

“……我今握笔对天庭，二十四山作圣灵，孔子赐我文章笔，万事由我能做成，点天天清，点地地灵，点人人长生，点主主有灵……王字头上加一点，子孙兴旺万年享，一笔举起指东方，孝眷人等大吉昌，王字头上加一点，一笔举起指上天，孝门富贵子孙贤……”

黄袍道士吹起响螺，口中念念有词，而且还多事的谄媚事主，说什么一家个个是将才，贵气逼人，生男是国家栋梁，育女则为绝色姬，嫁得如意郎一生好命。

可仔细一瞧，这粘上两撇胡子的道士可真年轻，左看右看不过二十岁，稚嫩得很，还生得俊俏有型，让一帮女眷看得有些失神。

接着孝女白琴上场，那震耳欲聋的哭声还真是凄凉，令闻者鼻酸，忍不住跟着红了眼眶，浙沥哗啦哭得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会场有西式葬礼的隆重，以及中式风格的热闹场面，礼仪师高声唱名，孝子孝孙一一上前，一旁则是搔首弄姿的花鼓女郎摇摆着腰肢。

平时高高在上的富商巨贾、龙子凤女们，在这一刻的姿态比谁都低，或跪或屈身的假意尽孝，眼中不时流露出一不耐烦的神色，嘀咕着葬礼何时结束。

开满白花的油桐树下，伫立了一位神情难测的黑衣男子，他望着香烟袅绕的灵堂，飞舞的幡布多次遮住慈祥长者的面容。

他前进一步却又停滞，目光如暗夜里的黑钻，闪动着比石墨还深暗的颜色。

但他的眉头微微挑了一下，在看到那两座三层楼高的罐头塔，以及比门还宽大的花篮后写着——

不孝孙夏侯淳

见鬼了，是谁自作主张题上他的名字，他和夏侯家早就没了任何关系，居然有人胆大包天冒他的名大做文章，这简直不把他放在眼里。

“站着干什么，还不过去给你奶奶上香。”
上香？

夏侯淳冷峭地盯着眼前头发花白的男人。“据说”这个人是他的父亲，一生风流又多情地娶了三个老婆，尽享左拥右抱的美人恩。

而他的母亲是这个男人的第二个妻子，



生性懦弱又不懂争权夺利，恪守传统礼教只为丈夫而活，即使与人共夫也不敢有任何怨言。

夏侯家在中部地区算是大户人家，早年拥有田产甚多，是一方富裕的大地主，故而成为地方上的望族，妻妾成群乃属平常事。

“等你这群孝顺的子女做完戏后，我自会送她一程。”那三炷染了市俚的香，恐怕收的人也会不安心吧！

“你在说什么鬼话，我这些孩子当中就你最乖张，不知孝道，未尽人子之责，将父母当仇敌看待，你眼中还有我的存在吗？”夏侯贯日怒目眦张，神情十分的难看。

夏侯淳眼底流露讥诮。“鬼话当然说给鬼听，你姑且听之何必动怒，当年我沉入海底时可没见你伸手一援。”

“父亲”二字对他而言，只是字义上的名词，没有半丝意义，除却体内一半的血缘，看不出有何重要性。

唾弃除外。

“你在怪我没及时救你喽？你也不想想当时的风浪有多大，我自顾都来不及，哪有余力顾得了其他人的死活。”何况他不只他一个孩子。

一个不受重视，而且令人恐惧的孩子。

夏侯贯日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丝毫不见一丝心虚，他的自私彰显在行为上，自始至终不认为自己有错，人是私我动物，在危机之际当然是先顾全自己。

“我是被推下去的。”他不信他没瞧见。

夏侯贯日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语调微顿。“别尽说瞎话，分明是你没站稳往下跌，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由不得你满嘴胡言乱语。”

“大家？”夏侯淳冷笑地一瞥从眼角偷睨他的“家人”。“看来是我错怪各位了。”

他在笑，却给人阵阵阴寒的感觉，让抬头偷瞄的夏侯家眷感到恶寒袭来，连忙低下头假寐。

“本来就是你想多，打小你就古里古怪的和别人不同，若非你是我夏侯家的子嗣，早被人打死在街头。”他的语气中含有施恩之意，要他懂得知恩图报。

怪物，是夏侯家给他的称谓，而孤立便是一种变相的惩罚，为他没犯过的错受罪，没人愿意同他亲近，都视他为不该出生于人世间的异类。

在三岁前，他是受宠的夏侯家子孙，虽然母亲在家中的地位并不高，可在少男的家族传承中，他的加入自然是一桩喜事。

但是自从他三不五时在众人面前不受控制地消失半边躯干后，身边的人便一个个走开，昔日众人呵逗的情景演变成回避的背影，无人肯再多看他一眼。

包括十月怀胎，生下他的亲生母亲。

冷眼一睇几近荒腔走调的葬礼，面无表情的夏侯淳在一帮人的注视下，手持三炷清香告慰惟一发自内心疼爱他的老人家。

若说夏侯家还有人值得他尊敬的，莫过于大公无私的陈老夫人，也就是他的亲奶奶，她是少数不畏惧他异能的人，将他护于羽翼



下，不容他人欺凌。

只可惜她的身子一向很差，三天两头就得上一次医院，能全心照顾他的时间不多，以至于会发生后来的落海事件，让他对人性彻底失去信心。

要不是遇到那个看似天使的小魔女，现在的他连尸骨都不在，早被鱼虾啃食一空了。

只是，他不得不怀疑活着是对是错，毕竟他此时的生活介于天堂和地狱之中，纵使手上握有人人称羡的权力，但却是个卑微的仆人，所做所为不过为博某人一欢而已。

“你想去哪里？”

上完香准备离开的夏侯淳稍一停住，回过头侧看满脸不豫的父亲。“从哪来就回哪去。”

“这里是你的家。”他的意思是要他回家。

“家？”他低笑了两声，了无笑意的眼透着寒意。

夏侯贯日清清喉头，微带试探地问道：“听说你现在是龙门的一分子，此事是否属实？”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你听谁说的？”他的手下可没胆泄露他的身份。

“不用管我听谁所言，我在西区有块地要卖，你想办法给我牵上线，以最高价卖出。”他缺钱。

“你是指那块靠近山坡的土地？”黑眼眯了眯，似在嘲笑父亲的贪婪。

那块地是废土回填地，含有汞污泥和戴奥辛之类的废弃物，根本不值钱，没人会傻得

将大笔资金丢进无报酬率的空洞。

而父亲的用意他十分明白，无非是想利用他这条管道让龙门吞下毫无价值的毒地，好达成其不劳而获的目的。

“没错，你把它卖给龙门，再将钱转入我账户。”他需要钱，越多越好。

“你出价多少？”夏侯淳状似低忖。

“两亿……不，三亿……呃！七亿，我看七亿差不多，如果是谈到十亿就更好了。”他的眼中冒出金钱的符号，似乎胸有成竹钱就快弄到手了。

“十亿……”夏侯淳抚着下巴笑得好似不成问题，扬起手撩撩半长的发。“办不到。”

“办不到？”闻者倏地瞪大眼。

肩一耸，他装出相当遗憾的表情。“我和龙门一点关系也没有。”

“什么？”

“我这人一向很正直，不与黑道组织有所牵扯，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啧！惊讶的神情真丑陋，他真当这点小把戏能耍弄得了人？

夏侯贯日不是傻子，一听便听出他话中的讽意。“你是我儿子，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别以为翅膀长硬了我就管不了你，你到死都是我的儿子。”最好乖乖听话。

“我死过一次，拜你所赐。”一把捉住挥向他面部的手，眼中毫无温意。“你就站在我身后，眼睁睁看着你的儿子们将我推下甲板，任我在海面漂流沉浮。”

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船上的笑声，张狂而得意，仿佛除掉眼中钉一般拍掌叫好，还用硬



面包掷他，巴望着他快点往下沉。

他们要他死，冷血到泯灭天良，完全不当这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而且是和他们流着相同血液的亲人，一心要让他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天真不是坏事，但年纪一大把了还搞天真就太可笑了，你的儿子在那成排地跪着，别借着一点点血缘关系就想占我便宜。”

喔呵呵呵呵……

白鸟丽子般的笑声由远处传来，让夏侯淳的眉头为之一皱，那种不太舒服的感觉由心底不断升起，升起，再升起……压迫着他想开溜的念头。

“你胡说，做父亲的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孩子，你也不怕天打雷劈，我对每一个孩子都一视同仁，绝无偏袒。”他就知道这妖孽生来忤逆父母，无视生养他的亲恩。

喔呵呵呵呵……

有妖气！他的眉头越蹙越紧，“那就等天来劈我吧！夏侯家的风光大不如前，你就守着老本安分过日子，别再妄想有风云再起的一天。”

富不过三代，他也享太多福了，早该放手当个太平绅士，省得贪得无厌的嘴脸令人厌恶。

曾经富甲一方的夏侯家早已逐渐没落，不管做生意或转投资皆先兴后衰，起因于夏侯本家爱掌权抢争高位，不愿放权给真正有实力的人才，自然无法掌握时下营运趋势，走向颓势是必然现象。

再加上奢华成性，所有使用的用品一律是高级品，金子打造的华丽殿堂已经蒙上一层厚厚灰尘，再也看不到昔日的金碧辉煌。

“你……”

★

★

★

“喔！呵呵呵呵……两位夏侯先生可真有闲情逸致，聊天呀！不介意我来要钱吧！”

“是你！”

大波浪及腰长发，微微挑染三两撮时下流行的红发，稍蓬的发丝缀着点点星钻，艳阳下显得更光彩夺目，迷眩所有人目光。

莲步轻踩细尖跟三寸银链镶钻的绑带高跟鞋高傲地走来，顺着雪白如羊脂的小腿往上瞧，春天气息的湖绿色洋装下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材，完美的曲线恍若黄金比例，美得叫人移不开视线。

明眸皓齿，肤白胜雪，鼻挺娇俏，朱唇轻笑点桃花色，丰颊泛着珍珠光泽，眼波流转处尽是风情，没人敢说眼前的绝色尤物不是美女。

除了眼大如牛目，似受到无比惊吓的夏侯淳。

若说一个人存在于世必须有个挥之不去、形同梦魇的天敌，那么眼前明艳动人的俏佳人无疑就是他的死穴，而且还是吃得死死的那一种。

“好久不见了，夏侯学长，没想到你还会记得我这张平凡至极的脸孔。”仰起四十五度斜角，她捂着嘴角呵呵轻笑。

平凡至极？